

## 坊间记事

# 从远方来，到远方去

□ 刘加民

鲁南高铁马上就要开通了，我老家后边的那条铁路，那条与我的少年时代有过交集的修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兖石铁路，已然落伍。这才几天啊，真是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老家后边的那条铁路，是铁道兵修的。印象中铁道兵都是些外地的小伙子，二十出头，连长班长也不过三十岁，都操不同的方言。他们说话很蛮，说话做事的气派很洋气。他们都穿着整整齐齐的工作服，上下班都是准点的。有两三年，他们的作息号角，成了全村共同的生物钟。小学老师说，你们听，你们听，铁道兵又下班了，这些人都是吃国库粮的，衣食无忧，衣裳没有补丁，白馒头不掺麸子，不论旱地涝，都有工资送上门……你们一定要上完小学啊。

现在想，那些可爱的铁道兵其实很寂寞的。下了班，荒郊野外的，也没有地方去，就到村子里来。铁路工地在村子北边一公里的山坡上。这些小伙子接受过军队训练的，所以看上去与村里的土著明显不同。走路脚底有劲儿，腰板很直。当他们在村子里晃荡的时候，身上会有某一种香皂的香味，很远就能闻到。有个姑娘研究过了，那种香皂是“罗锅牌”的。一时间，村子里很多姑娘小伙子都去买这种香皂。听说，这些铁道兵每天下班后都要洗澡的，他们的营房里有专门的洗澡房，不可思议。村子里的年轻人，也不顾父母唠叨，开始频繁洗澡。夏天可以到河里洗澡，怀里揣着块罗锅牌的香皂，冬天怎么办？下河，不怕冻……当芳香扑鼻、衣着整齐的铁道兵，三三两两进村的时候，姑娘们都会找个由头从自家的柴扉探出头来，有的假装泼水，有的扮演找鸡，有的貌似喊弟弟回家吃饭。更有大胆的姑娘跑到了小河边、大柳树下，这些铁道兵散步必经的地点守候，等待与铁道兵的意外相遇……

有个叫小芳的姑娘，传言跟铁道兵搞对象，怀孕了。一开始谁都不相信，她妈妈也赌咒发誓，绝对没有影子的事儿，但是很快就通知大家喝喜酒，要结婚了。婚房是在铁道工地的宿舍里。都是崭新的红砖灰瓦的新房子，比起乡亲们那草茅屋，简直就是天堂。姑娘结婚的时候，大家都去看，闹，闹到深夜都不走。婚后五个月，小芳就生了个大胖小子，抱着孩子回娘家的时候，左邻右舍忘记了“谣言”带来的不愉快，没有不啧啧称羨的。后来，铁路修成了，通车了。大家兴高采烈免费搭乘。小芳姑娘就像个导游，就像铁路就是他们家，忙得不亦乐乎，给乡亲们端茶倒水。火车来了，还告诉大家，进去要坐稳了，否则一开车就会摔倒一大片……

## 心灵小品

# 小麦当歌

□ 寇俊杰

从秋天播种的那一刻起，小麦就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候鸟南飞，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其它动物有的开始冬眠，有的贮存过冬的食物。花草树木被寒风吓掉了叶子，秋庄稼已收仓入库，开始进入甜蜜的梦乡。就在这个时候，小麦发芽了，尖尖的嫩叶在寒风中钻出了地面，在已失去温暖的阳光的照耀下，一片叶、两片叶地慢慢生长着，任由寒风在它的细叶间凛冽，任由冷霜在它的头顶上降落。曾经喧嚣缤纷的黄土地，没有一人在流汗；曾经颜色绚丽的秋庄稼，没有一株在陪伴。

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是一年中中最寒冷难熬的季节；叶落枝秃鸟兽藏，这是一年中最单调乏味的田野。可是，在空旷辽阔的土地上，因为有了小麦，因为有了小麦的绿，让人们看到了一派生机。虽然小麦很弱小，但却是冬日庄稼地里唯一的庄稼，是冻破石头的三九四九中的唯一好汉，它就是大雪封门、连麻雀也不敢出来的天气，小麦依然在雪下面，喝着冰凉的雪水，得意地把自己的根向土层深处伸展，无论多厚的雪也会被看似柔弱而又内心坚强的自己打败。冰雪渐退，小麦把自己薄薄地、尖尖的叶片伸出来，再冷也不改自己的绿，让人难以置信，那一掐就流水的嫩叶竟会穿透厚雪，直指天空，像鸟

后来，铁路修好了，小芳姑娘自然还是跟着铁道兵离开了，去了更远的远方。

我爷爷是个手艺人，打铁的，白铁、黑铁都擅长，有一定的名气，也交了很多铁道兵朋友。铁道兵到村子里逛荡时，多数是到爷爷家门口的石碾子上坐下来，聊天。爷爷刚刚闹关东回来，自觉是见过世面的人。见了这些同样见过世面的人，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他无数次跟别人说，他到过北京，还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别人会说，照片呢，拿出来看看。爷爷底气十足地说，照相的说冲洗好了就给我寄过来，你们等着瞧。遗憾的是，35年后，爷爷去世了，也没有等到他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的照片。

我爷爷把这些铁道兵当作知音，可能是觉得都曾经去过远方，见过世面，跟村子里的其他人有些不同。有一次，一个铁道兵羞惭的，要求爷爷买下腕上的手表，上海牌的。爷爷说，我一个老农民，看日头干活吃饭，要块手表干啥呢。铁道兵给爷爷“戴高帽”，说你是村里最有钱的，见过大世面，戴手表理所当然。爷爷说，说实话，别来虚的，到底为什么缺钱了？铁道兵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看上一个姑娘了。爷爷心领神会，当即掏腰包高价买下了这块半旧不新的上海牌手表。我把手表放在耳朵上听听，直言不讳地跟爷爷说，这是一块破表。爷爷说，这是上海牌的，上海牌的能是破表？可怜的爷爷，与所有的乡亲们一样，对外来的远方的东西有莫名其妙的迷信。上海、青岛、烟台，这些大城市的名称是外部的世界的象征。铁道兵只需要说出几个大城市的名字，就能俘获村里人的崇拜，包括我爷爷。

不过，爷爷或许已经认可了我对手表的评价，不好意思承认罢了。因为他说，就算买贵了，你知道这个铁道兵是为了给丈母娘送彩礼，急用钱呢。这叫作成人之美、懂吗。

铁道修进我们村，从远方来，到远方去，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铁凝的小说《哦，香雪》改编成电影后，就有经典镜头。铁路修过来，火车轰隆隆从远方开过来，消失在远方。村民的目光也跟着火车的尾巴，拉长，拉长，一直连接到大山的外边。这每天一趟的火车，那就是村里老老少少的节日，狂奔着来了，一无所获地走了，只为了看一眼这个庞大怪物，闻一闻浓重的内燃机产生的味道。火车在夕阳里回家，消失在落寞寂静的乡村夜晚。铁马奔腾，越来越快。从三天三夜，到朝发夕至，从动车到高铁，把更多的城镇村落连接起来，把偏僻和发达连接起来，把愚昧和现代文明连接起来，然后，火车隆隆响，载着无数乡亲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一直往前奔，目标就是两个字：远方。

# 荒野之野

不是每一片野地都是荒野。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保护环境的先驱阿尔多·李奥帕德说，“人们常常将土地和野地混为一谈。土地是玉米、冲蚀沟和抵押生长的地方，而野地是自然的性格，是自然的泥土、生命和天气的集体和声……贫瘠的土地可能是富足的野地。”

“荒野”一直被视为“文明”的敌对势力。的确，一眼望去，野地杂乱无章，不产生任何生计资源和经济利益，人们一有机会即铲除它，就像农民看见庄稼地有杂草即不舒服，必拔之而后快，这是文明过于“完美主义”，后果就是，我们的世界里，有精致的绿地、苗圃、植物园，却不容忍一块荒野。

荒野之野，在于那一片蛮荒世界的原始力量，那是人类的出发之地，是人类精神上隐秘的故乡，这是无法造出来的。

人类一直在向往对大自然的亲密，就像长大的成年人，对母亲无法割舍的依恋。近年兴起的旅游热，就是人类对大自然母亲的一种回归。但那些景点不是荒野，有的甚至是人类为了一己私欲，伪造出“在野”的幻象。

《小王子》的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是个飞行员，常常飞过沙漠的上空，他曾经描述过在夜里飞过荒寂无人的沙漠之后，忽然看到远远一处城市灯火时的那种感动。因为有灯火的地方必定有人类，有灯火的地方也必定有着关爱……

必要经历千里荒寂无人的沙漠之后，人类的灯火才能令人感动。若地球上荒野消失，全是人类密集的灯火，感动出自何处？荒野与文明，不是对立对抗，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成就。

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身边围绕的世界，全是人类自己的成就：街道、社区、学校、农田、旅游景区……就连规划种植的绿地，也是人类取悦自己的有意而为。但是，大自然的成就呢？山川、沙漠、冰河、森林、动物……就连一只色彩斑斓令人生畏的蜘蛛，也是大自然千万年来的成功作品。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作品之一。

我想，人类其实还可以有另一种成就，保留荒野，保留蛮荒时代的记忆，保留人类应有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 青州的微笑

□ 杨晓洲

每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遗存的地方，都会有历史的韵味在那里弥漫，有过往的身影在那里徘徊，引起游者对历史的悠远沉思和无尽遐想。2019年冬季，在青州博物馆，面对着穿越1400多年历史尘埃走来的“青州的微笑”，我陷入沉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青州龙兴寺遗址下发掘出一大批佛教造像，出土造像400余尊，成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轰动国内外。这些埋藏地下近千年的佛教造像出土时都已破碎且灰土土脸，整理复原后却是色彩鲜艳，熠熠闪光。无论是佛像还是菩萨都体态硕长，深目高鼻，面带动人的微笑。造像大多由青州本地的石材雕刻，精细光洁，栩栩如生。我曾瞻礼拜过著名的莫高窟、龙门石窟、乐山大佛以及多处佛教造像，不少微笑的佛容，或平淡、或冷漠、或快乐。但最动人心魄的是青州佛像神秘的微笑，亲切、自信、从容、舒放。他们因此被称之为“青州的微笑”，这笑容惊艳了中国和世界。

我沉浸在这绝美的群像里。庄重和善的佛，雍容华贵的菩萨，或秀骨清相，褒衣博带，或秀美挺拔，曹衣出水。仿佛在一个梦幻空间鲜活灵动了起来，有了体温。尤其是那尊没有双臂，被称为东方维纳斯的菩萨，罗衫艳丽，金饰闪烁，丰满圆润的面庞现出自然迷人的笑容。恍惚间，他们体态优美地款款移步，让1400多年的时光倏忽远去，从历史的帷幕深处如此亲近地向我走来，带着那个时代最温馨的笑容和睿智的沉思。尘世的喧嚣，名利的浮躁，都悄然消隐于这微笑里，散发出岁月太平现世安稳的气息。

然而，我无法在这些安详和美的情境里沉浸，我内心涌动缕缕疑惑和不安——他们大多来自北魏至北齐时代，我隐隐看到他们身后的幕帐中映出了胡骑汉马、刀光剑影，弥漫着烽火狼烟，血雨腥风。留下这绝美微笑的，怎会是那样一个时代？

那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分裂使华夏大地支离破碎，长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趁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纷纷迁居内地，先后建立起政权，所谓“五胡十六国”，不断在分裂割据中厮杀，吞并和融合。战乱与天灾并行，民不聊生，佛图澄、寇谦之等，杀人越货，“流尸满河，白骨蔽野”。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动荡的一页。

在那些动荡多难的历史时期，国家、民族、王权、宗教的争夺与吞并给社会造成累累创伤，佛和菩萨们也未能幸免。青州龙兴寺窖藏中的这些佛像大多建造于南

## 纸上博客

□ 王离京

考官与考生之间的斗法，是考场上的恒久话题。北宋年间，在文豪欧阳修与一个名叫刘辉的考生之间，就发生过一段有趣的斗法故事。

刘辉，乃江西铅山人氏，嘉祐四年(1059年)状元。刘辉原名刘几，曾经是国子监的学生。刘辉有点小才，在学业考试中常拿第一，但他有个毛病，写文章喜欢故作艰深，经常弄一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出来。由于他学习成绩好，是个学生头头，同学们便纷纷效仿他的笔法，一时间几乎成了一种风气。曾负责教育考试工作的欧阳修，崇尚朴实无华、学以致用的文风，非常厌恶刘辉这种笔法，就下决心扭转纠正这种不良风气。

有一回，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阅卷时，他发现有个考生的试卷中有这样的句

北朝晚期，其中最早的纪年是北魏永安二年(529)。更多的属于东魏、北齐时期。而就在他们出世的几十年前，中国历史上经历了第一场灭佛运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拓跋焘颁布圣旨：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短短数月之内，数千寺庙被毁。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青州的微笑”正是在此劫难的血泪中孕育。

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战乱连绵，民众在苦难中挣扎，现实人生如此痛苦多难且无边无涯。人们只能祈求超然的力量救苦救难。最祥和亲善的笑容出现在最苦难的时代，这不是不是人类生命的平衡和生存的哲理？

我凝重地直视着诸佛的面孔。他们那样深邃的微笑，没有愤怒，没有痛苦，没有轻蔑，甚至看不到悲悯。他们颌首垂眉，双目微闭，无视万物，却洞悉人情世态，唯留无言微笑与众生。一切现实的苦难都已变得遥远，似乎这微笑将接引你走向没有痛苦的彼岸。然而动乱的人生并未因此安宁，争战不断爆发，百姓生灵涂炭。铁蹄下踏破的不仅是人的生命。在这些佛像诞生后仅仅几年或几十年后的公元574年，另一场由北周武帝宇文邕发动的灭佛运动接踵而至，4万处寺庙、无数的佛像、经书被毁。此后，唐武宗武宗灭法，五代十国时后周世宗柴荣继续完成了史称“三武一宗”的最为浩大的灭佛运动。

“青州的微笑”并没有造就一个微笑的青州。最终他们都在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至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这近500年的岁月里被毁。万幸的是青州龙兴寺的僧人保护了这些曾遭劫难的破碎佛像，使他们没有流失湮灭。珍藏这批佛像的青州龙兴寺，曾经极为兴盛，从公元500年前后开始，香火繁盛800多年，却在十四世纪的某个年代神秘地消失，留下的只有史载与传说。现在青州玉门山和驼山上也还幸存着几处六到七世纪始凿的佛教石窟，这些石窟或与龙兴寺同时建造。

更加幸运的是，天赐机缘，“青州的微笑”终于在华夏大地上得以重现天地。它们不仅仅作为佛教的象征物令佛界震惊，雕像所表现出的完美躯体，精细的雕刻工艺，以及鲜艳华美的彩绘，更是作为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绝美雕塑艺术品惊艳世界。他们佐证了古老青州的文明底蕴，也成为现代青州人民的文化宝藏。

“青州的微笑”终于遇见了微笑的青州。



## 时尚辞典

# 吃雪

□ 高凤平

吃过晚饭，我正看《水浒传》中林冲雪夜上梁山一节，先生扯着小儿子从外面回来，我之所以用“扯”，见儿子几乎是被先生拎进来的。先生说，儿子吃雪。这时候我才开窗向外望去，外面已经是一片洁白了。

吃雪有什么要紧，我小时候冬天常常吃雪的，只要一落雪，便伸出两只小手，去接纷纷扬扬的雪花，然后用舌头去舔，那凉飕飕的味道至今记忆犹新。

先生见我向着儿子，气不打一处来，那是什么时候，现在的雪还能吃吗？我一惊，是啊，如今的空气早已被污染，雪里的杂质让人生畏，雪，除了凉已无话可言，怎么能吃。

想想古人真是幸福呀，踏雪，赏雪，玩雪，吃雪。当年也是这样的雪夜，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不忍心雪夜里傻傻地睡去，便吟着左思的《招隐诗》，去访远在曹娥江上游剡县的戴逵，但到了戴逵家门口时，又转身返回，这哪是访友呀，这完全是赏雪。还有明代刘俊儒的《雪夜访普图》，宋太祖赵匡胤问政于赵普，也是雪夜里在赵普家中谈的。外面大雪弥漫，屋内君臣二人边烤着火边吃着羊肉喝着酒，边谈着政事，那该是何等的轻松和愉快。

至于吃雪，那更是古人常有的事了。《金瓶梅》中西门庆合家赏雪饮酒，就是用雪烹的“团茶”。在二十一回中作者这样写道：“吴月娘见雪下在粉壁间太湖石上甚厚，下席来，教小玉拿着茶罐，亲自扫雪，烹江南风团雀舌芽茶与众人吃。”

如果说西门庆吃雪是“下里巴人”的

阅卷的时候，欧阳修发现一个考生的卷子中有这样古怪的句子：“主上收藏精明于冕流之下。”心说，你个故弄玄虚的小子，又被我逮到了。于是大笔一挥，毫不客气地将其淘汰。不想他这回却摆了个乌龙，那份卷子属于一个名叫萧稷的倒霉蛋。

在阅卷过程中，欧阳修对一个考生的答卷特别欣赏，认为这篇文章见解独到、文风朴实，“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几句话，让欧阳修大为叫绝。于是，便将其确定为状元推荐人选。考试结果公布之后，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欧阳修，刘辉其实就是刘几，他知道你老人家不喜欢他，害怕再次被刷掉，就换了一个马甲穿，把名字改成了刘辉。听了这番话，哭笑不得的欧阳修，大约会如是想：刘辉你小子真能耐，马甲换得够彻底。不

但把名字改了，文风改得也很地道啊！

刘辉中状元之时，年方二十九岁。刘辉幼年家境贫寒，生活孤苦，全靠老祖母将他拉扯成人。刘辉非常孝顺，中了状元之后，为了方便照料赡养祖母，刘辉带着老人家一起前往任所赴任。祖母去世后，刘辉主动辞官回家为老人家守丧。按照古代“丁忧”制度，官员在父母去世后，必须回家守丧三年。而对于祖父母，则没有硬性规定。刘辉此举，完全是出于孝心。

在守丧期间，刘辉为乡里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曾变卖自家田产，资助生活无着的乡邻。刘辉还选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自己动手盖了几间房子，办了一所学校。不仅免费招收贫困生入学，还亲自为学生们授课解惑。守丧未满三年，刘辉便不幸因病去世，年仅三十五岁。消息传开，朝野一片惋惜之声。

## 读史札记

# 刘辉“马甲”彻底换

子：“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断定，这一定是出自刘辉的手笔。于是，便在这几句话的后边批道：“秀才刺，试官刷。”意思是你想靠生编硬造博眼球，本考官就毫不客气地将你拿掉。然后，用红笔在其试卷上从头到尾横批一道，并批上“大疵缪”三个大字张榜公示。试卷拆封之后，人们发现果然为刘辉所为。

考试是根指挥棒。欧阳修此举，使考生们大受震动，科场文风为之一变。参加大试写文章，最终还是为了被录取。考官不喜欢的文风，自然没有考生敢再卖弄，包括刘辉。

几年之后，刘辉又去报名参加考试。不巧，本次主考官还是欧阳修。在考试之前，欧阳修看到了前来应试的刘辉。他想，你小子还有胆来撞大运，算你倒霉又遇上了我，照刷你不误。密封